

民國六十九年正月廿八日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——先師「天乙上人」圓寂。匆匆一載消逝，回憶起上人圓寂後的那段日子，悲愴的情懷久久不能拂去！

她雙手緊拉著我的右手臂，我向前一跨，只聽到她說：「就這樣過來了！」

記得上人圓寂前的一個月，我為了籌備香光寺的晉山典禮和開辦佛學院的種種事宜，曾到高雄興隆寺請示上人。那天，他顯得相當嚴肅，很少說話，默默聽完我的報告之後，只簡短地說：「

天乙法師圓寂十一週年紀念專刊(二)

十一載追憶先師

悟因

這一切，我將看不到了！」晉山典禮由白公老人親自主持送位，晉山之後，緊接著香光尼眾佛學院正式開學。儘管學僧人數不多，但是安排課程、討論教學內容、調派行政人員等工作都得一設想週全，尤其在教師的聘請上，交通不便更是最大的困難。

第一位蒞臨講學的是聖嚴法師，有幾位徒眾隨行而來，前後八天，法師為大眾講解原人論、開藏指導。上課期間，我曾北上中心診所探望上人。

課程結束後，聖嚴法師回台北，而隨行的徒眾便留了下來。第二天是個風和日麗

的星期五，心志法師與我陪著他們到「觀音瀑布」爬山踏青。午時剛過，我驟然感到疲憊不堪，雙腳不聽使喚，只得商請他們自己上山，獨自在山徑旁的涼亭歇息。恍惚間，夢見自己站在一個小洲邊，面前一片激流，水勢湍急，我正思索著如何跨過這片激流，上人熟悉的身影赫然出現眼前，她雙手緊拉著我的右手臂，向前一跨，只聽到她說：「就這樣過來了！」一個跟蹤我醒過來了！一個跟蹤我醒過來了！

她擔任我們的大引贊師父，身材高壯，氣宇軒昂，目光炯炯，舉止中煥發出尼中豪傑的氣勢。

民國五十二年是我人生的轉捩點，那年我自中國佛教三藏佛學院畢業，年底時我住進興隆寺親近上人，一住就是十多年，能有這般十多年的師徒之緣，是源於對上人的一份欽仰孺慕之心。

在我就讀三藏佛學院時，院長白公老人經常在課堂上

時，最早站在大殿中等候新戒的，除了白公老人外，總是先看到上人莊嚴凜然的風格、自在的神采，可以想見她寬闊的胸襟，持事精進、重視時間的風格，更加深了我對上人的孺慕之情。

上人教導我們的方式大多從執作中給予觀念，建立知見，有時甚至大聲喝斥，鮮少以課堂義解教導。

回顧親承教誨的歲月，上人予我很大的活動空間，讓我自由徜徉其中。

在興隆寺的最初幾年中，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，很難苟同。就以做佛事而言，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。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、做七送亡，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、五個日夜，隨俗人吃、住、要沾染惡習而難免。便經常思惟：於此種環境價格如何建立？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「鑲」在送葬的隊伍下來。那時，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，就會大哭抗議，別人可以忍受，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，上人知道了，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。

大星「應允，讓我比手劃腳充當指導，我也樂陶陶的。上人給我嚴厲的棒喝是：「你的福報差，要多培福！」緣起於我剛到興隆寺時，一直覺得坐圓桌共食的飲食方式不如法，便食古不化地以為應依叢林「過堂」或「各食」的模式不可。因此，遊說大眾師改變習慣，採取符合叢林規矩又衛生的各食方式。待大家同意後，立即訂桌椅、買碗盤、分配行堂執事，大家都合作無間，一完成了。

家？」上人回答我：「你不覺得她比上次進步很多了嗎？」日後對於我們的無知和倦怠，上人始終以同樣的態度來看待與訓勉。對於上人攝受並成就弟子用功的涵養，當時的我，在意志與情感的接受上，限於智慧不足，只能以欽仰的心情納受。

上人主張僧人應過著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農禪生活。興隆寺擁有兩甲水稻田，這是「耕者有其田」土地改革政策下碩果僅存的田地；護法李居士也發心贈田兩甲，租稅由他向政府繳納，耕作收成成就為養眾的米糧，如此一來，興隆寺便有四甲田地。當時台灣佛物資普遍窮乏，惟一解決之道是靠勞力，於是三十幾位比丘尼戴斗笠、穿圍裙、掛手套，戴月荷鋤、汗滴禾下的畫面即是我們的生活寫照。那段「看天吃飯」的日子至今仍清晰記得，春耕剛過，禾苗播種在翻過土的水田中，迎風舞弄著禾浪，遠觀煞是好看！最怕的是颱風過境的夜晚，秧苗被洪水淹沒，我們必須全副武裝「冒著風雨巡視每個水道，把水放走，這樣的工作直到我離開興隆寺才結束。

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，很難苟同。就以做佛事而言，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。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、做七送亡，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、五個日夜，隨俗人吃、住、要沾染惡習而難免。便經常思惟：於此種環境價格如何建立？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「鑲」在送葬的隊伍下來。那時，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，就會大哭抗議，別人可以忍受，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，上人知道了，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。

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，很難苟同。就以做佛事而言，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。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、做七送亡，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、五個日夜，隨俗人吃、住、要沾染惡習而難免。便經常思惟：於此種環境價格如何建立？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「鑲」在送葬的隊伍下來。那時，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，就會大哭抗議，別人可以忍受，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，上人知道了，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。

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，很難苟同。就以做佛事而言，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。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、做七送亡，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、五個日夜，隨俗人吃、住、要沾染惡習而難免。便經常思惟：於此種環境價格如何建立？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「鑲」在送葬的隊伍下來。那時，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，就會大哭抗議，別人可以忍受，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，上人知道了，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。

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，很難苟同。就以做佛事而言，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。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、做七送亡，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、五個日夜，隨俗人吃、住、要沾染惡習而難免。便經常思惟：於此種環境價格如何建立？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「鑲」在送葬的隊伍下來。那時，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，就會大哭抗議，別人可以忍受，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，上人知道了，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。



天乙法師與弟子們合影於興隆寺(右四為悟因法師，後中為心志法師)

了我(沒想到一個多月前的那句話：「這一切我將看不到了！」竟一語成讖。)而即使在捨離苦迫世間的當兒，上人仍然不忘拉我一把！上人涅槃已逾十一週年了，昔日的耳提面命還歷歷在目，只是欲報知遇深恩，益覺罔極！坦白地說，先師在世時雖聲名遠播，但十一年來，每要提筆述其德，卻總是一片惘然，不知如何發抒。真有道是：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祇是當時已惘然！」緬懷十一載，讓我若有所悟——先師當日期勉我們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不正是行者應化世間的最佳寫照！

告訴大家：天乙法師是台灣比丘尼的楷模，不但福報大、德學兼優，最難得的是持戒莊嚴……當時佛學院的同學除心志法師外，還有幾位都是上人的弟子，因此心中便時常暗付：「天乙法師是否會來學院看望他們？」

第一次看到上人在四十八年的十普寺戒場，她擔任我們的大引贊師父，身材高壯，器宇軒昂，目光炯炯，舉止中煥發出比丘尼中豪傑的氣勢。戒期中，上人為白公老人翻譯沙彌律儀和比丘尼戒，她那爽朗的笑聲四處洋溢，而且每天清晨上早殿

我親近上人的開始。

有次我看「茶頭師」種不出菜蔬，因偌大的一片菜園，土質是黏土，每次翻土異常辛苦，我便建議將菜園規劃成幾區，按住眾人數(扣除老菩薩)分畦，承上人「

要讀書，先把常住的執事領好。

我獎學金的兩位師長即是上人和東初老和尚，那也是我不必為註冊費發愁的惟一(下轉第六版)